

悲伤是 成长的恋人

Bonjour Tristesse



你可以
让悲伤泪流成河
也可以
把孤独变成陪伴

[法] 莫泊桑 缪塞等 著
李玉民 译



因失恋而写作的故事大师

讲述感动欧洲200年的温情故事

是悲伤
成长的
恋人

「法」 莫泊桑
缪塞等
李玉民 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伤是成长的恋人 / (法) 莫泊桑等著; 李玉民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00-1724-5

I. ①悲… II. ①莫…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0897号

本书译文由北京夏和璟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授权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 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悲伤是成长的恋人
作 者 [法] 莫泊桑等
译 者 李玉民
出 版 人 姚雪雪
监 制 黄 利 万 夏
丛书主编 郎世溟
责任编辑 王丰林 袁 蓉
特约编辑 黄博文 张岳为
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ZITU®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9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90 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724-5

赣版权登字: 05-2016-10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2

假如人生是静默

悲伤是成长的恋人

它让人哭泣也让人坚强

052

一滴天露

虚无是多么贪婪的狗啊，难道它要这

样一天一天地侵蚀我们的生命？

076

用来虚度的好时光

从此以后，他收起画笔

除她以外再不会为任何人画像

130

爱梅丽娜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生活过

那必然是自己萌生爱情的那一天

182

西蒙的爸爸

所谓坚强

其实是一件小事

196

两个朋友

他们不过轻轻对彼此说一声永别
就好像平时分别时说再见一样

208

相依为命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写着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作“爱”

220

繁星

繁星中那颗最美丽、最璀璨的星星
因为迷了路，靠在牧羊人的肩膀上睡着了

228

普罗旺斯的风车

曾经我们所执著的那些
最终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去不复返

238

午夜的玫瑰

一朵失落的玫瑰花，一段错位的爱情
却仍旧是一个美妙的故事

266

作者小记

写小东西的大师

悲伤是成长的恋人

它让人哭泣也让人坚强

假如人生是静默

缪塞 著



骑兵军官德·阿尔西骑士，于1760年退役。他虽然还很年轻，又很富有，出入朝廷极为方便，但他早早就厌倦了独身生活和巴黎的欢乐，来到勒芒城附近，在一座秀丽的乡间别墅过起隐居的生活。这种孤寂的日子，起初倒蛮惬意的，但时过不久，他就觉得难熬了。他感到青年时代所养成的习惯，很难一下子就割断。离开上流社会他并不后悔，可他还下不了决心独自生活，于是他想要结婚，如果可能的话，找一个情趣相投的妻子，以便按照他的决定，共同过这种深居简出的平静生活。

他挑选对象，绝不要貌美出众的，但也不要丑八怪；希望她受过教育，人也聪明，但是才智越少越好；他尤为追求喜幸而稳定的性情，认为这是女人身上的头等品质。

住在邻近的一位退休的商人有个女儿，颇对他的心思。这位骑士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因此并不顾忌一位贵族和一名商人的女儿的门第差异，便向那家提出求婚，并受到对方热情的接待。他追求了几个月，终于订婚了。

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征兆，预示这是最美满的结合。骑士逐渐加深对妻子的了解，也在她身上发现了新的品质，发现她的性情始终不渝的温柔。而妻子这方面，对丈夫也是一片痴情。她的生活中只有丈夫，一心想讨他喜欢，丝毫不遗憾她为丈夫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欢乐，但愿一辈子都在这种隐居中度过，而且她也日益珍视这种隐居生活了。

不过，还谈不上完全隐居，总要进城走几趟，定期接待几位朋友，也就不时调解了这种生活。骑士并不把妻子的亲人拒之门外，而是能经常见面，因此，他妻子倒觉得没有离开娘家。的确，她时常离开丈夫的怀抱，又回到母亲的怀抱，从而享受上天给予极少人的恩惠，因为，新的幸福没有毁掉旧的幸福，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在温情和善良方面，德·阿尔西先生并不逊于他的妻子，不过，他青年时代所表现的激情，以及他经历世事所取得的经验，往往使他产生忧伤的情绪。每逢这种黯然神伤的时刻，赛茜儿（德·阿尔西夫

人)总是十分审慎,绝不打扰。她虽然未假思索和盘算,但是容易听从心声的警告,丝毫也不抱怨。“这种浮云,一旦正视,就可能摧毁一切;如果任其飘过,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赛茜儿的家庭都是善良的人,这些商人通过劳动发家致富,而到了老年,可以说日子就像度过漫长的星期天。骑士喜欢以辛劳换来休憩这种陶陶乐趣,愿意和他们同乐。他厌倦了凡尔赛那里的习俗,甚至厌倦了齐诺小姐的晚餐会,倒颇为欣赏这些人的举止行为,虽然有点吵闹,但是在他看来既爽快又新鲜。赛茜儿有位叔父,名叫吉罗,是个出色的人,在餐桌上更是呱呱叫。他从前是泥瓦匠,后来渐渐成了建筑师;他凭着自己的手艺挣钱,有了两万法郎的年息。尽管上了年纪,还有大笔年金,可他还是闲不住,要上房顶耍弄镘刀。他觉得骑士的家特别对口味,有时满身泥浆尘土就去了,但总能受到款待。他喝下几杯香槟酒,到了最后上甜点的时候,话就多了起来:

“您很幸福,我的侄女婿,”他常对骑士这样说,“您富有,人又年轻,还有一个可心的小媳妇、一座建得不赖的房子,您什么也不缺,没得说;邻居若是眼热,那就活该。我要对您一讲再讲:您很幸福。”

有一天,赛茜儿听了这番话,便俯过身去对丈夫说:

“你由着人当面对你这样讲,这话肯定有几分道理,对不对?”

过了一段时间,德·阿尔西夫人承认自己怀了孕。别墅后边有一座小土丘,站在上面,整个庄园一览无余,夫妻二人经常一同上去散

步。一天傍晚，他们坐在土丘的青草上，赛茜儿说道：

“那天，你没有反驳我叔父。你真的认为他讲得一点不差吗？你真的幸福吗？”

骑士答道：“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幸福，我全有了，看不出我的幸福还能增添什么。”

“我比你的抱负可要大，”赛茜儿又说道，“我随便就能举出点什么，比如这儿没有，又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东西。”

骑士以为指的是什么小物品，她拐弯抹角要向丈夫透露女人一时的喜好。丈夫打趣似的，猜了有百八十遍，可是越问，赛茜儿笑得越厉害了。夫妻俩说笑着起身，走下土丘，坡路很陡，德·阿尔西先生加快了脚步，要将他妻子带下去；他妻子却站住了，偎到他的肩头上，说道：

“当心，我的朋友，不要拖着我说这么快。我向你要什么，刚才你越猜越远，其实我们有了，就在我这肚子里。”

从这天起，他们所有的谈话，几乎只有一个话题，只谈他们的孩子，如何抚养，如何教育。他们已经为孩子的未来做了种种打算。骑士叫他妻子万分小心，一定要保住她所怀的宝贝。他对妻子也倍加关爱，在赛茜儿整个妊娠期间，他们满怀最甜美的希望，久久地陶醉在喜悦中。

自然规定的日子到了，一个婴儿出世，美若朝阳，是个女孩，取名卡蜜儿。赛茜儿不顾传统的习惯，甚至违反医嘱，要亲自给孩子喂

奶。女儿模样儿这么俊，她做母亲的十分自豪，一刻也不肯放手。一个新生婴儿五官如此端正，容貌这样出众，世间的确少见；尤其是她的眼睛，一睁开见到光明，就亮晶晶的，放射出异样的光彩。赛茜儿是在修道院里成长起来的，极为虔诚。她一能下床走路，就去教堂感谢上帝。

孩子开始发育，渐渐长了劲儿。可是随着她逐渐长大，人们惊奇地发现她很怪，总是一动不动，对什么声响似乎都没有反应；就算对母亲向婴儿讲的那一套套甜言蜜语，她也毫无感知。在唱着催眠曲摇她睡觉时，她睁大眼睛，贪婪地盯着灯光，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有一天她正在睡觉，一名女仆不慎碰倒一件家具，母亲赶紧跑过去，一看，十分诧异，孩子竟然没有惊醒。这种迹象太明显了，绝不可能看错，骑士不禁张皇失措。他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就明白了，他女儿遭遇了何等的的不幸。母亲还徒劳地抱着幻想，千方百计地排解丈夫的担心。请来医生，检查并不难，也无须多长时间，就诊断出可怜的卡蜜儿天生失聪，因此也不能说话了。

二

母亲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询问这是不是不治之症，大夫回答有治愈的病例。于是，她不顾明显的事实，一年当中还抱着希望。等各种治疗方法试过之后相继失败，最终才不得不放弃了。

在这个时期，许多偏见都已消除和改变了，不幸的是还存在一种无情的偏见：鄙视称为聋哑人的这些可怜人。诚然，思想高尚的人、杰出的学者，或者仅仅出于怜悯之心的人，早就抨击这种野蛮的行为了。事情也真怪，居然是一名西班牙修士，早在十六世纪就率先推想出来一种方法，试图教聋哑人不用发声来说话，而这种任务，在当时还普遍被认为不可能。后来，在意大利、英国和法国，都有人效法这一榜样。博奈、瓦利斯、布尔维、冯·赫尔蒙，都发表了重要著作，不过，他们动机都很好，可惜效果不佳；零散地做点好事，不为世人所知，差不多是偶然的行为，毫无结果。在任何什么地方，甚至是最先进的文明腹心巴黎，聋哑人也都被视为异类，打上了上天震怒的印记。因为生来不会说话，人们也就认为他们没有思想。生在富人家的可以进修道院，生在穷人家的就没人管了，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他们所引起的恐惧多于怜悯。

骑士逐渐沉入极度的忧伤。一天大部分时间，他不是独自关在书房里，就是到林中散步。他见到妻子，脸上总要装出平静的表情，还力图安慰她，但无济于事。德·阿尔西夫人非常伤心，一种不幸，如果是咎由自取，可能会让人流泪，但是痛悔几乎总是太迟了；然而，无缘无故遭受不幸，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也打击人的虔诚。

这对新婚夫妇，生来就为了相爱，而且也真的相爱，就因为这事，现在见面开始感到难受，散步时也相互躲避了；曾几何时，他们就是在这些林荫小道上，相互谈论那迫近的、平静而纯洁的希望。骑

士情愿到他的乡间别墅隐居，所想的无非是安宁的生活，却出乎意料，好像撞到了幸福。德·阿尔西夫人当初结婚，也无非基于利益的考虑，婚后却产生了爱情，而且是相互的。可是现在，一个可怕的障碍，却突然把他俩隔开；而这个障碍，恰恰是本应当成为一种神圣联系的纽带。

这种突然而默契的分离，比离婚还要可怕，比缓慢死亡还要残忍，起因就是母亲无视这种不幸，还照样钟爱自己的女儿。而骑士虽然也想这样做，他既有耐心又心地善良，却难以战胜上帝的诅咒降临到头上所引起的恐怖。

“我怎么能憎恨自己的女儿呢？”他在独自散步时，常常这样想，“她受到天怒的打击，难道是她的过错吗？我不是应该全心可怜她，尽力减轻我妻子的痛苦，掩饰我自己的忧心，关照我的孩子吗？如果我，她父亲，都要抛弃她，那么她的一生该有多么悲惨啊！她会落到什么境地呢？上帝把她打发给我时就是这样子，我就应该逆来顺受。她在世上只有她母亲和我，找不到丈夫，也绝不会再有弟弟妹妹了，世上多添一个不幸的孩子就已经够了。我必须贡献自己的一生，支撑她活下去，否则就太没有人性了。”

骑士这样考虑之后，便回到家中，决意履行做父亲和丈夫的职责。他见孩子在他妻子怀抱里，便跪到母女面前，双手握住赛茜儿的双手说，他听说有位名医，打算请来，事情还很难说，也见过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他这样说着，抱过女儿，用双臂举着满屋走。然而，

可怕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袭上心头，瞻念将来，这沉寂无声、发育不完全、感官封闭的孩子，还有世人的拒绝、厌恶、怜悯、鄙视，等等，都使他不堪重负。他面失血色，双手颤抖，又把孩子还给母亲，转过身去偷偷流泪。

正是在这种时刻，德·阿尔西夫人紧紧把女儿搂在胸口，表现出一种心痛欲绝的温情；她那充满母爱的目光，也是最强烈最自豪的。她从不抱怨一声，只是回到房间，将卡蜜儿放进摇篮，也同样哑然无声，一连几小时注视女儿。

这种压抑的激情，有时变得十分炽烈，人们常常看到德·阿尔西夫人终日缄默，绝不讲一句话。谁对她说话都不应声，就好像她要亲自体验她女儿所处的这种思想的黑夜。

她通过打手势对女儿说话，唯独她能让孩子明白。家里其他人，包括骑士本人，在卡蜜儿眼里似乎都是陌生者。德·阿尔西夫人的母亲是个相当俗气的女人，她不来夏尔多奈（骑士庄园的名称）则已，一来准要哀叹她女婿和她亲爱的卡蜜儿所遭受的不幸。她自以为在表示怜悯心，没完没了地惋惜这可怜孩子的凄惨命运，有一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

“这孩子真不如不出世了。”

赛茜儿几乎气愤地反驳道：

“假如我是这种样子，您会怎么处置呢？”

瓦匠师傅吉罗叔叔，倒觉得外侄孙女是哑巴没什么大关系。他说：

“从前我有个女人，嘴太能说了，因此，我觉得世上任何事情，无论什么事情，都比饶舌好。这小丫头，首先可以肯定，她永远也不会讲人坏话，不会听人讲坏话，也绝不会整天唱雷同的歌剧老调，让全家人都听烦了；还可以肯定，她不会同人争吵，也不会像我老婆那样有机会就发作骂女仆；如果她丈夫咳嗽，或者比她先起床去监视工人，她也不会惊醒；她不会说梦话，什么也不会透露出去；什么事儿她都能看得很清楚——一般聋子的眼睛都特别好使；等她能用手指计算时，她就能付账单，有钱就给人家，绝不像房主那样，多小的建筑活儿也挑剔；她凭本能就知道一件事非常好，但一般又很难学会，就是做比说强；她若是把心放在正地方，不用甜言蜜语，别人也能看得出来。不错，她不能和大家一起说笑，但是在晚饭桌上，她也听不见反复讲的那些扫兴的事儿；她会长得很俊俏，也能有智慧，但她不会炫耀；她不像盲人那样，出外散步还得有条狗带路。说真的，假使我还年轻，她又长大了，那我完全可以娶她；可是现在我老了，又没有孩子，万一你们讨厌她了，那我就认作女儿，抱到我们家去。”

吉罗叔叔每次这样讲，总能带来点欢快，使得德·阿尔西先生和他妻子一时又接近了。他们俩总是忍不住微笑起来，“他的这种淳朴有点粗犷，但令人起敬。尤其与人为善，无论怎样都不愿看坏方面。”然而，坏的方面就摆在眼前；家里其他人都以恐慌而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种十分罕见的幸。这些朴实的人乘坐马车，从莫尼浅滩过河而来，在吃饭之前围成一圈，尽量观看和论证，兴趣盎然地检

查一切，脸上都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低声商榷该如何讲，有时干脆抓住微不足道的一点大做文章，以便转移共同的想法。年轻的母亲坐在他们面前，把女儿放在膝上；她敞着怀，还流下几滴奶水。如果拉斐尔是这个家庭的，那么《座椅中的圣母》就能有个妹妹；德·阿尔西夫人自己意识不到，因而显得更美了。

三

小姑娘长大了，自然既可悲又忠实地完成着它的任务。卡蜜儿只有眼睛为心灵服务。她出世后刚睁开眼睛，首先就转向光亮；同样，她的头一个举动也是追求光明。多么暗淡的一束阳光，也能让她欣喜若狂。

等她能站起来，并开始学步了，她对周围所有的物品，都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好奇，总要走近仔细瞧一瞧，用手摸一摸，表现出一种掺有畏惧和乐趣的敏感，近乎孩子的活泼，又初具女性的羞赧。她一见到新奇的东西就跑过去，就好像要抓住并据为己有；然而，她跑到半路，几乎总要回头望望她母亲，仿佛要讨主意似的。每逢这种时候，她的举动真像白鼬——据说白鼬一看见有点泥土和沙砾会弄脏自己的毛皮，就会放弃要走的路线。

邻家的几个孩子来到花园，同卡蜜儿一起玩耍。她瞧着他们说话的样子简直怪极了。这些孩子同她年龄相仿，他们说话，当然是尽量

重复保姆教给他们的残缺不全的语句，以张口发出声响的方式训练智力。然而可怜的小姑娘听不见声音，只以为他们在做一种动作。她为了表明自己懂了，时常伸出手去，而她的小伙伴们，看到这种同他们想法毫不相干的动作，都吓得往后退。

德·阿尔西夫人不离女儿的左右，她怀着不安的心情，观察卡蜜儿的一举一动、生活上最细微的征兆。如果她能推测出，德·勒佩神父很快就要给这黑暗世界送来光明，那么她会多么高兴啊！然而，她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去等着一个男人以其勇气和怜悯心，来摧毁这种天生的残疾。说来也怪，一位神父比一位母亲走的路子还对，善于分辨的智慧能找到痛苦的心灵所缺少的东西。

卡蜜儿的小朋友到了接受家庭教师启蒙教育的年龄，可怜的小姑娘见自己没有同样的待遇，就显得特别伤心。一家邻居请了一位年迈的英国女教师，她教一个孩子识字很吃力，就对孩子很严厉。上课时卡蜜儿也在场，她眼睛盯着，惊奇地看到她的小伙伴那么费劲，真想上前帮一帮。当小伙伴受了训斥的时候，她就和他一起流泪。

对她来说，音乐课就更受罪了。她站在钢琴旁边，那双乌黑乌黑特别美丽的眼睛全神贯注，看着女教师，小手指僵硬地活动着。她似乎要问这是在干什么，有时还触触琴键，但是动作既轻柔又气恼。

人和物体给其他孩子留下的印象，似乎对她毫无影响。她观察事物，也像他们一样能记住。然而，她看见他们指着同样的物体，嘴唇蠕动，相互交换什么意思，她却无法理解，于是又伤心起来，躲到无